

史苑

第一輯

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K2/7

史苑

第一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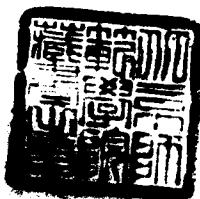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
《史苑》编辑部编

D:18/18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90499

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890499

史苑

第一辑

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所

《史苑》编辑部编

文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202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4 $\frac{1}{4}$ 字数95,000

1982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6,600册

书号11228·001 定价0.45元

史苑 第一辑

目 录

- 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文物的罪行 庄建平 (1)
元、明、清时期的京通粮仓 冯佐哲 (12)

· 宫廷史话 ·

- 明永乐年间后宫惨案 刘精义 (17)
从慈禧生子看清宫陋习及靡费 无 园 (21)

· 北京宗教史 ·

- 辽燕京的佛教与寺院 王 玲 (28)

· 历史地理 ·

- 京城何处高梁河 常 征 (35)
北京附近几个汉魏古城位置的商榷 徐光奎 (44)

· 北京掌故 ·

- 《红楼梦》与和珅佚闻 顾平旦 (52)

流杯亭观后记 穆江山 (55)

• 北京科技史 •

北京古代的纬度测量 钮仲勋 (58)

南怀仁督造观象仪年代考 姜纬堂 (62)

• 胡同丛谈 •

繁华的前门外大街 王永斌 (68)

崇文门至东便门一段新街 李登科 (72)

• 北京人物 •

晚清大兴诗人——舒位 马执城 (76)

• 水利史话 •

京密引水工程史话 侯 墉 (80)

• 北京祠堂 •

古北口的杨业祠 赵其昌 (85)

• 经济史话 •

香飘遐迩月盛斋 宗泉超 (89)

旧北京的果子市 李建平 (93)

• 北京寺观 •

青灯古寺何处寻?

——清代北京喇嘛庙一瞥 赵云田 (96)

雍和宫的大佛“绝”在哪里? 刘宝英 (102)

• 北京园林 •

- 畅春园何在? 韦 唐 (105)

• 读史札记 •

- 苏州金砖 王瑛子 (107)
《明史》中的几个地方官 闻性真 (111)
北方各少数民族始据蓟城的年代 于德源 (114)
读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 王钟翰 (119)

• 建置沿革 •

- 北京的建置沿革 王灿炽 (121)

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文物的罪行

庄建平*

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以后，早已蓄谋瓜分中国的各帝国政府，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、攫取在华的更大利益，英、美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意、奥等帝国主义拼凑了一支“八国联军”，对中国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，侵华战火由津、京两地扩大到河北、山西、山东及东北诸省。在八国联军疯狂烧杀淫掠下，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。1900年6月，八国联军由大沽上岸洗劫天津后，继续向北京进犯，在通州，俄、法两国军队洗劫城镇，妇孺多遭杀戮。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供认：“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，至少当有五十万人，变成无屋可居，散处于附近之地”；由通州至北京城下，“只是一片荒凉毁掠之景而已。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，大都早已成为瓦砾之场”。①据诸多史籍记载，此种屠杀惨案，各地屡屡发生。当时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民惨死在侵略者的枪炮之下。而八国联军洗劫北京，这在中外近世史上又是极为罕见的。

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是在1900年8月14日。英、日、美三国军队先入城，俄、法各国军队次之，德国军队又次之。占

* 本文作者庄建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

① 《义和团》，Ⅲ，第29页。

城之初，八国联军疯狂地屠杀义和团民，仅在庄王府一处，就被屠杀烧死一千七百多名。而在各坛口被杀者则更为惨重。这伙侵略军时而横行街衢，时而溜串巷口，时而夺门闯入民家，无恶不作，凶暴肆虐，凡遇老百姓即开枪毙之，稍有不遂其私欲者即杀之。例如，一队法军胁迫一批逃难的百姓到一条死胡同里，然后用机关枪扫射达十至十五分钟，“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”。^① 惨绝人寰，前所未闻。《庚子大事记》七月廿一日（8月15日）条下记载：“皇城之内，杀戮更惨，逢人即发枪毙之，常有十数人一户者，拉出以连环枪杀之。以致横尸满地，弃物塞途，人皆踏尸而行。”^② 皇城以外地区的情况亦皆如此。于是，城里居民“百家之中，所全不过十室”，^③ 街巷“尸首堆积如山”。^④ 时人用诗记下了这些惨状：“京内尸积遍地，腐肉白骨路横。”^⑤ 这是当时人民对“洋兵杀人无算”^⑥ 暴行的愤怒揭露和控诉。

八国联军在屠杀同时，还大肆浩劫北京城。城陷不久，各帝国主义侵略者特许士兵抢劫三日（即自8月16日起至18日止），实际上，抢劫活动早从占领北京的第一日就已经开始，到8月21日德国军队麇集北京以后，这一正式特许的抢劫活动仍在不断扩大，至少当有八日之久。而后更继以私人抢劫活动，直到八国联军撤出北京之日此种野蛮行为才终止。当时参与抢劫活动的各国军队为掩盖其罪行，则互相推

-
- ①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358页。
 - ② 《庚子记事》，第95页。
 - ③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471页。
 - ④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359页。
 - ⑤ 《义和团》，Ⅰ，第99页。
 - ⑥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470页。

透，“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，却始终存在。”^①从驻京公使、各级军官到教士也无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。从皇宫、颐和园、三海、坛庙、陵寝、王公府第、各部衙署直至民居商店，同样无例外地遭到抢劫。这次浩劫，北京积聚的大部分法物图籍、奇异珍宝皆尽为侵略者所攫取，大部分被劫持到国外。

紫禁城中各宫殿积聚大量前朝及有清以来的稀世文物、珍本图籍和金玉艺术品，具有极高的价值。各国侵略者垂涎皇宫之所有，争欲先登，以图中饱欲壑，日军与俄军，美军与法军乃相争相忌，不欲他人占先，引起了相互仇杀事端。《庚子诗鉴》有诗说：“眼热宫城似宝山，先鞭争欲夺标还。”诗下注文说：“各国军队利宫廷之所有，争欲先入。美军攻宫门未下，法军又自城上架炮攻之，伤及美军不顾；余军各自为战。统帅恐起争端，乃下令停攻。又传谕，宫廷内部非联军协议妥洽，不得擅入。”^②这首讽刺诗及注文反映了侵略者贪婪无厌的掠夺本性。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也记载：当法兵得到其上级军官答复不能即刻进攻皇宫时，他们狺狺嚎叫“若无赏赐，若不能在此国中掳得财物，则何故于此炎热灰尘之中，驱逐彼等而来，使彼等筋疲力竭，犯此辛苦”。是书作者朴笛南姆·威尔（辛博森）只得承认：“彼等所望者劫掠而已。欲立即闯入宫门，任其取携，满其欲壑而已。除此以外，心无他念。一千八百六十年之历史，彼等知之也。”^③这里说的1860年的历史，即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及纵火

① 《义和团》，Ⅲ，第32页。

②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83页。是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《近代史资料》编辑室编辑，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。

③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339页。

烧毁圆明园一事。法军蓄有重演英法联军的强盗行径，其他国家军队亦毫无例外地有此种野心。例如意大利水兵一队甫到北京，由使馆人员带领直趋皇宫，遇人即询问，美人、法人已入宫乎？全宫已尽被掳掠乎？宫殿已放火乎？听说凡紧要之处，已均为人占据，愈觉慌张，带队匆忙而入。又迟来的他国军队愈显慌乱不知所措，如蝇之逐物。虽然八国联军统帅部榜示不得擅入皇宫，实为明禁暗纵，“然擅入者终不可止”，惟此令仅能禁止华人出入罢了。英人朴笛南姆·威尔听闻已有闯入宫廷者，乃亦效尤之。他目击同行游览者及陪同的沙俄官员窃取宫中陈设的种种行为。他描绘当时行窃者的情景时说：遇同行者与俄官，“视其衣服口袋凸出甚高，面有得意之色”^①。例如，有一俄国军官从宫中盗出头等黑鹰宝星一座，后带至天津，以三千金出售。此物乃是胶州湾事件后，德国皇帝寄赠光绪皇帝的礼物之一。《瓦德西拳乱笔记》称：冬宫为俄国军队所据守，其他各国军队未尝进据宫内。“但俄国却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，不过随时皆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而已。”瓦氏笔记谈到宫中被抢情形时说：“就宫内情形而言，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，皆被抢去。除少数例外，只有难于运输之物，始获留存宫中。……其余附属宫中之各处房屋，如戏院、庙宇、吏室、仓库等等之曾经封锁者，均被横加劈毁，所有其中存物，凡认为没有价值者，皆抛置地下以及院落之内。”他招集九十人整理了十天，仍然是破物堆满于屋内与天井之中，其中有数十个打破的大摆钟，盘面及五色宝石均被挖去^②。瓦氏所说的冬

①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371页。

② 《义和团》，Ⅲ，第33—34页。

宫和夏宫是按照西方的习惯而言，冬宫即指皇宫，夏宫即指颐和园。从瓦氏记载中可以看出，俄国军队占领皇宫期间，已将宫廷糟蹋得不成样子了。《平等阁笔记》估计皇宫“所失过半”。是书说：“大内为日兵所守，其中历代重器尚得无恙，其小件易携之物，各国人之入内游览者，往往窃之出，计所失过半矣。”^①由此可见，在俄军撤出，日军据守期间，皇宫损毁也是极为严重的。虽然对内廷作践不甚严重，但内廷以外各处殿宇，多半为洋人居住，太庙、社稷坛亦被拆毁不堪。

三海即南海、中海、北海，亦为各国军队分据。北海仙人掌之北园廊一带为法军据守，其东北各处则为英兵据守。中海金鳌玉𬟽桥西南一带如紫光阁等处皆为德据，仪銮殿为日据。时人记载：“前明所遗之贵重宝物，本全储大内。高宗时常幸三海，乃择所喜各物，移到三海各处。凡本朝所收聚之物，大都在是。其中美术、书画碑册、金石不可以数计。”^②各国军队不仅将这些贵重宝物掳去，而且在三海作践尤甚。如北海毁坏严重，雕梁画栋蹂躏成墟；紫光阁中，图籍狼藉。又如瀛台的珍物也被抢劫一空，而光绪的卧室则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。关于抢劫瀛台的情况，有一英军叙述颇详：“每日日入后，即为彼等之世界，法兵监视之，然彼等监视法兵更密。外间情形业已宽松，故夜间不须防守，得以为所欲为。一至天明，则彼等此事则毕。其入宫之法，乃于换班之时，将衣服脱下，由洞中匍匐而进，如一蛇然，亦不带一火。谓依此法，瀛台中之物，不久即已取尽，今已不能再于此间得一物矣。”并又说：“现在珍物已尽，彼等又搬取大件之物，于瓷

①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665页。

②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667页。

瓶、瓷缸雕刻之物等类，或以大衣包之，或藏于袋中，运至他处。”“全宫各处皆有似此之行动，如花旗人、俄罗斯人，如他国之人，皆是一样。至夜间，即越墙而入，偷取其中之物。若再过六个月，则宫中将无一物之留存矣。”^①该英军自诉时在9月。仅隔三、四个月，《平等阁笔记》作者狄葆贤由日本人陪同去拜瞻瀛台等处，他说：“正屋两进有楼，四面廊房围抱，满地皆西兵残毁之迹，欲认德宗燕寝之室，无从知之。”^②由此说明，瀛台中之珍物，早被囊括无遗。在英军等私自出售的抢劫物中，均为一、二百年以前之物，各物无不精，有极佳之宝石鼻烟壶等金玉制品。有一抢劫者拍卖路易十五世时之金带扣，精美无伦，嵌以金钢钻及红宝石，描绘极工。这个金带扣是旧瑞第派教士初来北京时所送的贡物^③。这些物件盖是从瀛台等处抢劫而来的。再如，南海仪銮殿等处宫殿，除剩有一些重器以外，其他物件皆荡然无存。盗窃者为了掩盖罪证，两次纵火焚毁仪銮殿等处宫室。据《庚子记事》十月二十九日（12月20日）条下记载：“夜间西苑南海仪銮殿等处宫殿，被德国纵火焚毁数百间，烈焰凶猛，半天皆红。”^④这是第一次纵火案。《平等阁笔记》记载：“辛丑夏六月，某帅请于日人，借此殿避暑，日人难于却之，其月即被焚。当时杀华人之为仆役者多人，谓其盗物纵火。据日人告余曰：‘其中重物早为人移去，移物者纵火灭迹。’然则被杀之华人，可谓冤矣。”^⑤这是第二次纵火案。这两次大火将

① 《义和团》，Ⅲ，第380页。

②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667页。

③ 《义和团》，Ⅱ，第381页。

④ 《庚子记事》，第72页。

⑤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665页。

仪銮殿烧毁了。

颐和园陈设之珍物敛全国之精华，则碧犀、宝石、翡翠、珠宝等件居多，而各疆吏大臣从民间搜括来的古物异器，亦悉储入园中。该园先由俄军占领，继由英、意两国军队防守，虽然建筑物表面毁损情况不甚严重，但内部陈设各物却被抢掠净尽。佛香阁排云殿里，有什锦柜十座，高接楼宇，其中陈列之宝物盖不知凡几，劫后仅存空格而已。加之各国军官及外国游客入园参观时，皆窃取一、二件物，谓留为纪念品，致使各殿宇宫室窗间雕刻之花板，壁间所糊之字画，亦瓜分豆解矣^①。究竟抢劫颐和园中历代文物的罪魁之首是谁呢？瓦德西承认：“此事必非华人所为，因该宫（瓦氏称颐和园为夏宫）附近无有华人，而且从俄军撤出到英军入占之间，为时甚短故也。”瓦氏见英、意两国军队将劫余偶存之物件皆聚置一处，待命处理时，说：“倘君等真将各物运走，则将使俄人大为欢喜”云云^②。瓦氏这段话暴露出，抢劫颐和园的罪魁首推俄国军队。《庚子诗鉴》也说：“俄兵以其绿色车又掠得数车，满载所掳物自颐和园入城。一小队马兵送之。石路轔轔不平，车中物屡坠而碎，俄兵不暇整理，乃弃掷各物，车下珍磁巧玉同时粉碎。西人有旁观者，太息记之。”^③以上材料证明俄军在撤出颐和园时，已将园中贵重物件囊括几净了。

皇城以外的六部九卿等各衙署，其中如吏部、工部、兵部、钦天监、鸿胪寺、太医院、詹事府、銮驾库、理藩院、顺天府、光祿寺、国子监、税课司等，以及神机营与八旗各

①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667页。

② 《义和团》，Ⅲ，第38页。

③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85页。

衙门，俱被各国军队占据；又如各坛庙如天坛、先农坛等处是各国屯兵之所，遂至堂库房屋俱被拆改，库存各物例典案卷均被抢劫或焚烧。日本军队从户部银库抢走三百万两银子，惟留银砖一块。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二百万两及无数金银珍宝，又从立山处抢走了三百六十五串朝珠和约值三百万两的古玩。俄军抢劫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甚至连北堂教主樊国梁也从立山家里抢走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。据时人记载，天坛、先农坛等处的祭器，俱被各国屯兵抢走。钱法堂的数万串新铸铜钱、太常寺的金银祭器、光祿寺的金银餐具均被搜索殆净。又如东陵及西陵的库储、兵饷、祭器也被掳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各处库款所失约计六千万两。

城东观象台上用古铜制造的古代天文仪器，有直径两米的天球仪、四分仪和六分仪等八件，承托各种仪器的精美龙架，巍巍壮观，雕工绝伦。这些仪器系于康熙在位期间所制造，具有历史价值。法国使馆首先提出将观象台仪器运往法国，而瓦德西自视是“德军战时捕获品”，首先有搬取权利。经过明争暗斗，遂决定由两国瓜分。中国官员荫昌曾向德法两国转达清廷的企求，希望撤销搬走天文仪器的动议，当即遭到拒绝。最后，这批仪器分别运往德、法两国博物馆。

八国联军抢劫肆民居财物的手段也是十分残暴的。《庚子记事》记载：“各国洋兵……俱以捕拏义和团、搜查军械为名，……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。臥房密室，无处不至，翻箱倒柜，无处不搜。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，劫掠一空，谓之扰城。稍有拦阻，即被戕害。……此往彼来，一日数十起。”^①甚至连妇女的簪花耳佩首饰也争相抢夺。又因抢劫时

① 《庚子记事》，第31页。

发生之妇女被侮辱者、自杀者盖不知凡几。人民之惨苦甚矣。

总而言之，在八国联军烧杀淫掠下，北京城“已失数百年来巍奐之美观，旧迹留者，仅一二耳”。^①致使“一座昔日充满着辉煌的金漆房舍的北京城，现在可只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”。^②连侵略者也供认：“北京今已成为一强盗世界。”^③

对于此种抢劫活动，侵略者无一人视为非法行动。对掠夺来的赃物之分配有几种方式，如英军则在使馆里拍卖，按照官级高低分派赃款；日本军则将掠夺物照例归给国家；法军将掠夺物卖给西什库教堂，领取银行取款支票；俄军则将部分掠夺物由旅顺转运国内。其他国的军队则将掠夺物归为己有。各国军队又将私自掠夺之物到处设摊兜售。有目击者说，在晓市拍卖之物以磁器、玉石、古玩、古铜器为最多，其次则为丝货、绣货、皮货、铜瓶、红漆物品及银器元宝等。上等精美物品，无般不有，价钱低廉，其中常有无价之木质雕刻在内。这批货物亦落入各国商人手中，辗转流往国外。除此而外，有一部分珍奇异物被侵略者直接带往各国。有人记载：“西人及日本人出京，每人皆数大袋，大抵皆珍异之物，垂橐而来，捆载而行。”^④又如法国司令福里曾将四十箱珍贵文物寄往法国，俄军将领利涅维奇携带十箱贵重物品回国，英军曾将数十尊精美的古铜佛像寄给英国女王。以上事实，彻底揭开了帝国主义的所谓“文明”、“理性”究竟是

① 《义和团》，I，第174页。

② 《庚子事变文学集》，第1118页。

③ 《义和团》，II，第373页。

④ 《义和团》，I，第316页。

什么货色。

在八国联军的浩劫下，中国所受的损失极为惨重，这是历史铸定的事实，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查实。现只能从清廷档案及时人记载中看到法物图籍部分损毁的情况。据鹿传霖折奏：翰林院失去《永乐大典》六百零七本，其他经史载籍四万六千余本。又据内务府折奏：宫内失去秘籍《长白龙兴记念》四册，《历圣图像》四轴，《历圣翰墨真迹》三十一册，《玉牒》草稿七十六册，《穆宗实录》七十四册，今上起居注四十五册，今上御翰八册，慈禧太后御笔今上御容一帧，《丙夜乙览》一百三十五册，满洲碑碣六册，历朝帝王后妃图像百十二轴。又《宁寿鉴古》十八册，《皇华一览》四册，《发逆歼灭实录》四十八册。古籍若宋版《后汉书》、《六一居士大全集》，宋方宾《皇宋会编》，宋皇伦《尚书精义》，宋郑景炎《周礼开方图说》，宋张昭远《后唐列传》，宋邓洵武《神宗正史》，辽刘仲《边事丛载》，元仇远《唐百家诗选》，元彭孙元《名臣小史》，辽金似孙《诸政典制》，明太祖御书御制诗四百十篇，明武宗《二十一史小咏》，庄烈帝钦定《逆案全稿》，明谢丰《龙潜纪事》，明胡应麟《古隐书》，明魏校《边防图览》，明吴应箕《十七朝圣藻集》，明许重熙《皇明大事年表》，明李盘《蹶张新法》，皆人未见之本。又据内务府奏失去宝物清单都二千余件，内有碧玉弹二十颗。四库藏书四万七千五百零六本，金时辰钟二具，李廷珪墨一合，《穆宗日录》七十四本，今上手书《毛诗》三十六章，琬璇大屏四扇，玉马一匹，《发逆玺印》一本，《列圣图像》四轴，真墨晶珠一串，发逆林凤翔、洪宣娇牙齿一合。^①时人记载也说：“自元明以来之积聚，

① 《义和团史料》，第317页。

上自典章，下至国宝珍奇，扫地遂尽”，“今此所失，已数十万万不止矣。”^①瓦德西也供认：“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，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，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。”^②

八国联军在北京洗劫文物图籍的暴行，仅是他们罪恶中的一部分。八国联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，他们给中华民族的危害也是极其深重的。我们应当记住这段历史。

① 《义和团》，I，第316页。

② 《义和团》，III，第32页。